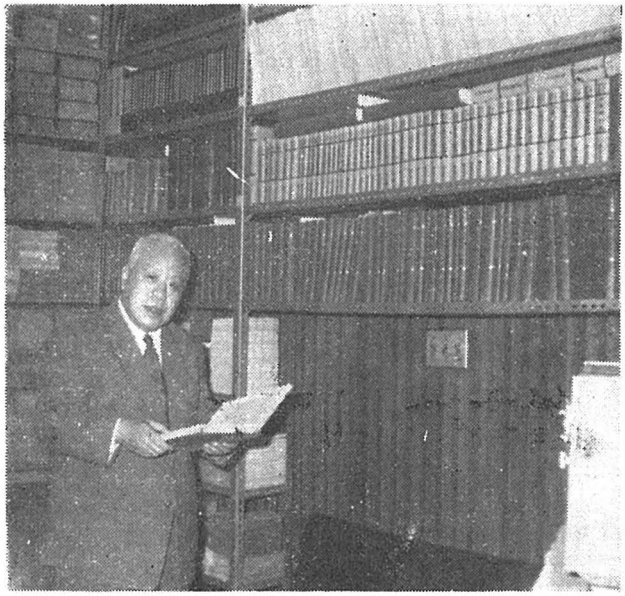

讀書、藏書、教書、著書、出書

楊家駱先生訪問記

吳炎塗
李正治
楊宿珍

是個初秋的下午，清涼無汗，雨靜靜地落在長巷裏，我們穿越軟紅十丈，走入幽寂，拜訪了座落在溫州街的楊家駱先生寓所。起先是惴惴然，因爲事前已知道這位四十年間與書結下不解香火緣的學者，正閉門殷勤著述，不太樂意外界無謂的干擾。然而在楊先生帶着誠摯、歡迎的笑容，踵門迎接後，一切都舒然了。

屋宇四壁環列着圖書、稿册，風過處，不時還有清香迎人。訪問就在楊先生的謙和笑容下開始的。首

先最令我們興緻益然的是：楊先生是怎樣走進書的天地，怎樣到了今天，四十年流淌的歲月過去了，「所編的書字數以億計，種類以萬計，所教學生人數也以萬計；全世界研究中國學問的，差不多沒有人未曾讀過他編的書。」

楊先生笑着說道：「我童年體弱多病，所以在家讀書」，楊先生斜斜仰起頭，目光投向承塵上古老的吊燈，思緒紛飛，依稀回到迴廊雕柱的舊居。「我家是在南京水西門外的史纂閣，藏書約有三十萬册，大體說來，四部要籍都收藏得很齊備，當中清代著作，約佔一半以上，朝夕掇拾，童年時就在書閣上度過去的」。

三十萬册的書，今天臺灣圖書館還很少有這麼多的收藏哩！當我們聽到之後，不由得也隨楊先生而悠然神往，尤其對於那股翰墨清香，更是懷想萬分。

就某部份人來說，書讀多了，往往眼高手低，筆桿就此束之高閣，對於楊先生如何衝破這道羅網，我們同樣抱持着極高昂的興味。

「我的家庭和編譯參考書發生關係，實在說起來，還得歸功於『狄得羅』百科全書故事所誘發的。

「狄得羅是法國啓蒙時代百科全書學派的領袖，也是世界上百科全書編撰的鼻祖，他的思想淵源自培根。當時治學的方法，都是採取邏輯開展式，打開扉頁，從導論一直引到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，這種發展方式是從希臘亞里斯多德的演繹式伸引出來的。但是培根及狄得羅，却採用歸納法來打破傳統的僵局，使每個知識的最小單位自由拼合，這種拼合的效果可舉盧梭的天賦人權說，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說爲例，都是把知識重新思考、重新組合，將明珠翠羽，再度裝成七寶樓臺。所以狄得羅的百科全書可以說是歐洲文藝復興的紀念碑，自由思想的引路燈」。

楊先生在詳細解釋狄得羅百科全書的來龍去脈後，並提到一樁令人神往又遺憾的軼事。「百科全書出版後一百四十年，先父楊公肇謙府君在金陵大學（原名滙文書院）負笈受學，在他的法文教師的書架上看到了這部書，讀過首册達倫貝爾有名的長序，尤其是當他聽到這書的故事和影響後，心中燃起熊熊火焰，

決意從歐洲出版的幾部著名學典，下一番翻譯和重組的功夫，到了民國十一年，已經譯成兩百多萬字，不幸齎志而歿」。

楊先生跌入往日的哀傷裏，久久才再接道：「另外一個大影響是『美國牛津大辭典』的出版問世，那時是民國十七年，父執周夔笙購藏了一部，共有九大本，據他說這書共花費了七十二年的光陰，總編纂四次走馬換將，才大功告成。它把八世紀到十九世紀末葉，每個時代和各階級人所用的英文字及其詞彙都收集了，可以自豪的說有了這部大辭典，才使英語文化作了一次大規模的結集。」楊先生笑着回憶到當年周長者的激勵，促發他編著一部中華大辭典，而不是像一般通行的辭書，只是殆同類書改編，尋繹不出一絲一毫的血脈相通，永遠解決不了問題。「應當從中國的原書中徵引第一手的資料」，楊先生語意深長的說：

「這就是從傳統中來，但是呈現的風貌已不是傳統所能局限的。」

在明白當年楊先生所邁出的第一步後，我們把話題轉到楊先生的第一部著作——厚厚兩百餘萬言的「四庫大辭典」。

楊先生再度回復到當年少壯鷹揚的豪情，說道：「這部書出版時，是抱持着『從做中學習』的態度，希望對於四部羣書稍作簡略的整理。

「記憶、思考、感情是人類的高級本能，將記憶所及者著之於竹帛就是史部書，將思考所及者著之於竹帛就是子部書，抒發感情的著作則是集部書，而最早關於記憶、思考、抒情的書，則是中國文化的基石，所以特別尊稱之爲經。

因此楊先生認爲「四庫全書」的總整理，不僅是中國圖書的分類編目，更是考鏡中國學術源流支脈的重要工作。對於這部「四庫大辭典」，楊先生客氣地說道「還有很多很多應該加以修改的地方」，但是從民國二十年南京印行初版到五十六年臺北印行的第六版，都被國際重要圖書館列入不可或缺的工具書，這部大辭典可以說是沒有白作了。至於體例的完備，以四角號碼查索，另附筆劃索引、拼音索引，則更不在話下。末了，楊先生欣慰的說「這些書的編輯與出版，並未能作到完善的地步，只是對我個人說，却已得

到最大的激勵了。」

然而作爲一個現代人，除了在青燈殘卷下，寂寥的辛勤工作外，也不能無視於人海裏的微波　落，對於外在人間世仍是有着某些責任需要承擔的。因此楊先生在「四庫大辭典」出版了兩年後，二十二年七月，又在南京刊行了「圖書年鑑」，這部書的上册就是「中國圖書事業誌」，下册就是治理二、三十年代學界者必備的參考書——「民國以來出版新書總目提要」。

這提要共詳分①總類、②哲學、③語文學、④文學論著、⑤創作文學、⑥翻譯文學、⑦藝術論著、⑧教育、⑨自然科學、⑩應用技術、⑪社會科學、⑫經濟、⑬政治法律、⑭歷史地理十四大項，收書約八千餘種。

楊先生解釋說「中國目錄著作，並不只是列舉書目、版本而已，必得就內容寫作解題，如此，則不僅能從分類書目中見出該書的學術地位，甚且透過提要鈎玄，察明該書的旨趣，衡定該書的價值，進而依人依時而敍成源流系統」。

在「提要」內，楊先生就當時人對馮友蘭的「中國哲學史」所加批判，文達兩萬言。首先以爲該書具有四項優點，是旁的中國哲學史比不上的。第一是謹嚴，第二是深觀，第三是條理系統，第四是不偏；然而又以銳利的剖析，認爲該書第三章「以孔子爲中國哲學的開山祖，自是具有特大的認識，而把孔子以前及其同時之宗教的、哲學的思想提出討論，尤見卓識。但可惜這一章的內容不大充實豐富，一則沒有把詩人思想單獨提出來論列，二則對於當時的隱者之流不曾加以注意，三則對於當時的政治家及貴族學者的思想雖曾注意，却不曾作系統的論列。」

在論列胡適「白話文學史」一書，提要中更有精到的史識，肯定它具備兩項優點：①清順的文筆，讀者對於撰述能瞭然無遺；②文學作品的適當舉例與書中論述互相參證，免去一般文學史籍枯燥無味的弊病。至於該書的缺憾，以爲在「史識」上「不分清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」，在「態度」上有「黨同伐異」的偏頗，該書重心置在白話而不是文學，明顯地割棄了一部份文學作品如賦、律詩等，而其實賦作爲純文學

的結晶品，表現了中國學者的挫折感，在文學史上是很重要的。再說書中連「佛教的翻譯文學」也收入論列之次，甚而將那些經文力捧爲價值極高的文學作品，都是值得詳加商榷的。

從兩部書的短短鉤玄，「民國以來出版新書總目提要」的價值，可見一斑，更不用說其目錄學上和學術史上的貢獻了。

楊先生怡然說到林語堂博士名聞國際的「吾國與吾民」(*My Country And My People*)，論述「中國受外國文學的影響」該章時，一再徵引「圖書年鑑」（即「提要」）的著錄，對於寂寞的歷史工作者，也是一大安慰了。

由藏書、出書、讀書，我們又談到了著書，對於盈架圖書，究竟從何下手，方能有效地考鏡源流，提要鉤玄，並且加以排比論衡。

楊先生神采奕奕地應道：「從最初教書到現在已有四十年了，除了戰亂而有五、六年的中斷外，一直和講授目錄學保持着非常密切的關係。姚名達說過：『編辨其名謂之目，詳定其次謂之錄；有多數之名目且有一定之次序則謂之目錄』，曰目曰錄，其實都不是單獨成立的，義本兼通，倚結成體。」楊先生很風趣的說道：「但是目錄學和菜單是不同的，看菜單味是在酸鹹之外，並不等於親自品味。目錄學決不是只看看書名，查查何類何版，就能了事的」。

說着說着，楊先生有力地揮出了一個手勢，乍看倒有些像太極拳的「手揮琵琶」。

楊先生語重心長的說：「目錄學應該是治學的綱領，呂氏春秋記載『尺之木必有節目』，其實就是指着把握重心，取精用宏而言。漢書藝文志上記錄『張良、韓信敍次兵法』，『楊僕捃摭遺逸，紀奏兵錄』，又說『每一書已，向輒條其篇目，撮其旨意，錄而奏之』。這些都是朝向整合學術，臚列條陳之外，並明確表達其相互輔翼的功能。」

因此，目錄學透過簿錄、編目、補志、題跋、考訂、校補、引書、版刻、賞鑑等方面，「不僅可以對於全盤學術流別有了清晰的認識，並且能潛沉玩索流

派之旨趣，辨章考鏡而定其指歸」，楊先生再次强調「目錄學可以說是治學的不二法門」。

楊先生又從歷史中找出了例子，「漢書藝文志是屬於書目臚列，但是爲什麼將書目擺在歷史呢？」

原來漢代學術，除了儒林傳裏的經學之外，還有許多門的學問，像算學、醫學、兵學、天文學、地理學，只有這般著錄，如此處理，才能完整托出歷史的風貌，尋繹出當時學術的流別。

「一般人對於『國故』，尤其是歷史、思想方面，隔膜很深，又缺乏對於歷史的溫情和敬意，不是譏笑二十四史是帝王起居注，便嘲弄地說歷史之漲落只是好漢相砍史。這都是束書不觀，逞無根之談。而目錄學的最重大功能，便在於保留當時的現況，忠實地記下當初的史料，不單是國文系、歷史系應該研讀，就是有志於治理學術者，都應該接受這基本的訓練。」楊先生沉痛地說，「目錄學決非看菜單或是玩古董。」

楊先生激動的說「如果目錄學教學能收到期望的效果，則一些國學概論、國學導讀之類的課程都可以汰掉的。」

查字典，不是查認得的字，而是翻檢不認得的字；當然學目錄學不是在於明曉認得的書，而是在於認清不認得的書。因此對於本國圖書館一味模仿外國編目方式，只注重書殼的記載，形式的描述，楊先生甚表不滿，認爲這種編目方式，只是外緣工作，還未達到條理文化績業的程度。楊先生主張對於圖書編目應該「其始博搜精考，並逐書詳察內容，鉤玄提綱，不僅維護精進之義於不墮，並應該綜合導揚全書的深意，建立全書流別體系」。

由目錄學，我們聯想到目前出版界的疑疑於書目書評工作，乃請教了楊先生。

「這些工作是很了不起的，方向是正確的，儘管起步時難免會遭到挫折」，但是楊先生嚴厲地指斥目前出版界翻印舊書，改頭竄尾，不僅作者名字混淆不清，並且書名歪曲失實，平添目錄學工作者的困擾。楊先生很嚴正地說「這不只是出版界良心的沒落，更是學術界值得詳加研討的大問題。」

這時天色更加陰黯，四外岑寂，楊先生開了燈，油黃黃的光圈下，四壁的圖書展露着溫煦、親切的智慧光澤，我們再度移兵佈陣，將核心帶到楊先生放發璀璨光芒的史學領域。

「中國是個最重視歷史的民族，」楊先生耐人尋味的說道「從天地玄黃的千字文，到卷帙浩繁的雜史，多多少少說明了這一事實。」

楊先生睿智的開場白，使我憶起斯賓格勒在「西方的沒落」巨著內，指出中國人對歷史、時間的深切感受，以及對於大化流衍下個人體驗到的迷惑與狂喜。於是，我更加提神聆聽。

然而明顯地楊先生對於這種足堪自豪的歷史精神，却逐漸消沉，感到些微的哀傷。

「歷史教育，經過國民學校高級部教育二年，中等教育六年，到了大學仍是還沒讀好」，楊先生認爲這癥結所在乃是史學教育不得法，「世界上沒有孤立的文化，先不提湯恩比的『挑戰——反應』公式，只看中國文化如何在歷史裏茁壯而兀立東方，就可明白文化乃是綜合的創造的產物，決不是閉關自守所能得到的結果。歷史教育在孩提時應該用講故事的方式進行，引起對歷史的興趣；初中時則應該閱讀傳記，培育濃郁的歷史溫情；高中階段則應該有系統、有組織的貫穿史實，見識歷史的新境界。」

透過歷史圖象的臨摹，激情躍入，窺見歷史的榮光，正是楊先生在史學領域發揮得淋漓盡致的途徑。

「史學和目錄學，都是埋頭苦幹的工作，也是踐履卓絕的人才能有圓滿成就的領域」，楊先生眼中爆起靈光，笑着道「天天打筆墨官司，爭辯復爭辯的人，和這領域是沒有緣份的」。

我想到多年前的文化大論戰，烽火燎原的景象，雖然已平靜良久，但餘燼仍溫，惡習尚在；乃插嘴問道：

「中西文化的問題，是否也算進去呢？」

楊先生又笑了笑：「**中西文化問題的論戰，說起來就像一襲華美的袍子，裡頭卻蠕動著不少蝨子——空虛得很。文化本身便是綜合創造的結晶，沒有純粹孤立的文化**」。

我很希望對這問題的癥結，更進一步的討論，可

惜由於訪問主題的限制，只得把這問題延擱下來，再次談到書的點點滴滴，尤其是出書的辛酸。

首先映入眼簾的，是架上四巨册的「中國文學百科全書」。說到成書經過，不談這裏頭彙錄文學書籍的收集，單說這些書籍的閱讀、條理、類編，就是浩繁的工程；何況當年（民二十六年）首次刊行，楊先生年甫弱冠，這在現代看來眞是不可思議的事情。

「『中國文學百科全書』一共一千萬字左右，整整排了兩年半，才把全書排完，洋裝本訂爲八厚册，線裝本則分爲十六函八十册，在我已出版的著作裏，是最大規模的一部了。可惜在印裝完成時，適逢「八一三」事變，日軍砲轟虹口，印刷廠無法搶救，到今天原稿尙在，但是所重印的只是原印本的前半部而已。」

「就體例來說，本書不是叢書，不是詩話、詞話，也不是彙載文學論文或文學作品的總集，更不是如『淵鑑類函』、『佩文韻府』以供人『獺祭』爲目的的類書；**它是一部將中國文學上一切知識，以時代的眼光去敍述，去捕捉，以純正的有機方法去排列條文次序的百科全書。**每一條文皆可自爲起止，而在各條目間，又各有其聯結；循着關係去讀，必能發見其貫串的情形。每一條條文，論述雖力求其詳，但決不侈陳資料，濫引作品來誇示淵博，以佔篇幅。」

儘管楊先生很謙冲地說，這只是努力以赴的目標，能否完滿達成還是另外一個問題，但是翻讀過這部千萬言著作的，沒有人不贊賞、欽服他眼光的卓越，功夫的縝密。

從條目的區劃，就可以明白全書成就的輝煌。在原書裏，條目的長短，分爲三種：

一、重要條：長者往往超過數萬字，有些條文幾乎可以獨立成一册小書。這些條目佔了全書七分之三的份量，概論條、專題條都屬於這類。

二、普通條：大致每條長短在百字左右，條文份量佔了全書七分之三。書名條、題名條、人名條、事典條、術語條多屬此類。

三、備考條：每條不足百字，僅備專門研究者參考之用，約佔全書七分之一的份量，參見條和部份書

名條都屬於這類。

這時我們喝了幾口茶，隔着玻璃杯子晶瑩流動的亮光，望着滿屋的典籍和草稿，不禁又想起中外學者深邃、辛勤的治學功夫，眞是符合了「沒有打開的書，永遠只是塊木頭」的雋語。於是在知曉楊先生少年鷹揚的璀璨生涯後，我們再將話題轉入最爲中外學人矚目的「中國學典」工作。

楊先生不勝唏噓地說「我年輕時最先從事的是關於目錄學的，想編一本『中國圖書大辭典』，計劃把每一本書都作張書卡，『四庫大辭典』就是草創本，它的基礎就立植在目錄學、版本學、校勘學、輯佚學上。到現在爲止，已做了幾千萬字的工作，但距離完成很有一段路哩！需要圖書館學界羣策羣力的相助實現它，大體這工作可分爲七組六十三目。」楊先生指着架上『叢書大辭典』、『歷代經籍志』接道「這些只是系統的一部份」。

「至於現在所進行的『中國學典』編著工作，原名是『中華大辭典』，或叫『中國學術百科全書』，這部書的特點就在於『依史則』（on historiacl principle）三字。」

楊先生拿着手上四十八年初刊的「中華大辭典」第一册，解釋說：

「這部書依照二百一十四部首排列，試刊本在五十七年又再版了一次，這本第一册試刊本約一百萬言，爲『釋一』的前半部，翻閱過的人沒有不驚異這工夫的浩大，比起大漢和辭典『釋一』該部七十餘頁，二十四萬言，多出了好多倍。」

全書已在東瀛用電動寫眞植字術排印了七年之久，但是距離完成還隔着一道天涯路，在過去排印的二千多萬字裏，楊先生說「每天工作七、八小時以上，把過去數十年所積壓的草稿，刪訂一萬字以備排印，這工作往往是在孤燈挑盡，夜半獨起時所完成的，全書恐怕二百册也排不完」。

在溫煦、油黃的燈光下，我們以讚美諸神的態度看了幾張清樣，在那些硬紙上，我們深深體會到一位默默耕耘，比美創世紀者的心血光澤，這番精美的激動，使我們靜穆了良久良久。

接着楊先生坦然的爲我們介紹了這書的體例：

「太史公說『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』，可以說史記不是編輯補苴的書，就是因爲有這股精神的貫串。我這部學典最初也有助手的幫忙，但是到了刪訂，就不同了！一本書沒有主旨、沒有脈絡，那只是獺祭書抄，因此這部書首先列列——

「一、纂例：將全書立條之規則，資料之搜採、訓釋之義法、排列方式，於編撰時隨文起例，分冠各册之首，以建立嚴整的『學典學』。

「二、單字每字立爲一條，案二百十四部首爲次。甲骨文、金文各字之未有釋文或未能隸定者，及別體異字之無適當部首可歸列者，彙錄於最後一部首之後，每部均列形、音、義，以權衡斟酌之。

「三、所收複詞、複合詞及成語、名句，以我國固有者爲限，每一詞、語、句，雅俗兼採，各立一條，逐條訓釋，官名、人名、書名以民元前者爲限，但地名則古今兼收，以大陸易色前爲限。

「四、本書釋義，每條先舉簡釋，次第徵引羣籍以證其說，或兼列例句以明其意，簡釋以儘量採用羣籍之原義爲主。間有原訓不足，無可採取者，則本着語意學原則推定之。

「五、原書除正文外，另外列附『卷首』一册，『圖譜』、『徵引書目』及『索引』各若干册。索引應包括『形序』、『音序』、『義序』三項。

「六、全書卷帙巨大繁複，非短期可完竣，其已列行者如有缺漏待補正者，則別列『補正』及『校勘記』，以求全書的完備、統整。」

楊先生一口氣講到這兒，停了下來，悠然的音調，仍冉冉迴盪於屋宇，我們望著楊先生飛揚的逸興，不禁隨著神遊于著述家「燃藜夜書」、「名山事業」的境界。

對於這個計劃完成後，楊先生希望能够再度了償另一宿願——編纂兩部歷史著作，一是「國史通纂」，一是「民國史稿」。

「國史通纂」希望「編列爲完整體例之叢書，按斷代史、區域史、文化史的體系，再加上專題研究四輯，」楊先生熱切地說「這套叢書的每一本書希望按

照現代史學方法處理史料，並囊括中外學人近期研究的成果，而別裁於寫作者的一心。在文字方面，求其明暢簡約，在體例方面，分劃篇、章、節目，引文並且應該詳注出處，注脚則分列於每頁左側，圖表按需要而設列，書後並且列引參考書目及詳細索引，以便檢尋參考。

「當然，每册以二十到五十萬字最適宜，超過五十萬字得分册出版之。」楊先生再次揮出一個手勢，期待殷殷地說「這書如果陸續問世，或可在劍橋『歐洲史』三十二大本之後，補足其所缺的東方部分。」

據說這計劃已經得到「中國歷史學會」的贊助，正有規則、有計劃的分組進行中。——我們期待這部屬於中國人的歷史工作，早日陸續出刊。

走出了楊宅，再度緩緩行過長巷，雨已歇了。楊宅的書香依舊撲衣襲人，望着市廛油亮的燈火，對於這位潛心著述，在上海灘曾改變了一家鴛鴦蝴蝶派、江湖奇俠派、恐怖偵探派大出版社作風，而執著迷戀於理想，一生以藏書、讀書、著書、教書、出書爲樂的長者，心中仍瀰漫着他親和、純樸、深邃的風姿。

楊家駱著作一覽表：

目錄學方面：

四庫大辭典（民國二十年出版）
四庫全書學典（民國三十五年出版）
叢書大辭典（民國二十五年出版）
歷代經籍志（民國二十三年出版）
宋代學術及今存宋人著作總目（排版中）
民國以來出版新書總目提要（民國二十二年出版）

辭典方面：

羣經大辭典（民國二十四年出版）

中國文學百科全書（民國二十四年出版第一册至民國二十六年出完第八册）

中華大辭典（民國四十八年出版第一册以下在排版中）

史學方面：

史記學（排版中）

唐實錄輯考（民國五十五年發表發現經過現在排版中）

續通鑑長編輯略（民國五十年出版）

遼史長箋（民國五十四年出版世表第一册，全書將由國防研究院刊行）

明外史輯校（即萬斯同明史稿，現在排版中）

修訂清史大學士年表部院大臣年表疆臣年表（民國五十年出版即國防研究院刊行之清史第四册）

甲午以來中日軍事外交紀要（民國二十七年出版）

近世中日國際大事年表（民國二十八年出版）

民國名人圖鑑（民國二十四年出版第一册，民國二十五年出版第二册）

考古發現方面：

唐宋時代四川大足石刻二萬軀之發見（民國三十四年發現）

主編叢書方面：

中國學術名著（民國四十二年開始出版第一輯，至五十三年出至第六輯，共六輯八百册）

仰風樓叢書（即「楊家駱所著所校所藏書彙刊」民國五十七年出版第一輯十九册）